

16(4)
15.17

國
合
之
部
古
農
書
叢
刊

梭山農譜

清·劉應棠 著

11241
11241

梭山農譜

.....

中國古農書叢刊
絲合之部

梭山農譜

清·劉應棠著
王毓琬校

農業出版社

中國古農書叢刊綜合之部

梭山農譜

〔清〕劉應棠 著

王毓瑚 校註

*

農業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西總布胡同7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6號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上海大眾文化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 • 1 5/8 印張 • 25,000 字

1960 年 3 月第 1 版

1960 年 3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,100 定價：(9) 0.23 元

統一書號：16144.871 60.3.滬型

梭山農譜

前言

『梭山農譜』是比較不常見的一部書。四庫全書總目收在子部農家類『存目』中，注明是江西巡撫探進本，不知道是刻本還是抄本。除此之外，我們所見到的一些私人藏書目錄裏面都沒有著錄。只看到過道光年間唐仲冕的陶山文錄裏面有一篇『梭山農譜跋』，他是從一位萬念亭司馬那裏看到的這部書，是否刻本，也沒有說。總而言之，這部書是流傳不廣的。我們見到的，只有一個半畝園叢書本。這部叢書是清同治九年安徽布政使吳坤修刻的。吳氏的序言裏面說：『余雅好篇籍，購采不倦；又苦讀不能盡，見有世不盡傳、傳不甚廣，而其言則大有益於日用者，亟付工刻之。』這也證明本書向來確是比較稀見。大約因為吳氏是江西新建人，同『農譜』的作者是近同鄉，同時又注意購采，所以才得到的。他所據以付刊的是個什麼本子，不得而知；如果是抄本的話，這個半畝園本可能就

是本書最早的刻本。並且因為從那次以後再沒有人重刊過，那末也可以說，這也就是本書的唯一刻本。既然沒有見到另外的刻本，也不會聽到有人提起過這部書的抄本，因此這次重印就只有根據半畝園本，也談不到另用別本校勘了。

本書的作者劉應棠，字又許，號嘯民，江西省奉新縣奉化鄉人。關於他的生平，我們僅僅看過道光奉新縣志裏面的記載；此外作者的老師帥承發替本書所作的序裏，以及四庫全書提要也都提供了一些材料。他大概是一個小地主，自幼讀書，因為應試不得意，就打斷了功名的念頭，隱居在梭山務農，同時也集徒講學，人家稱他爲梭山先生。他活了八十多歲。帥承發在康熙丁巳（一六七七年）替本書所作的序裏面說到，作者當時『日與兒輩讀古人書，論天下事』，估計那時他大約是四十歲上下的年紀。又據唐仲冕說，本書還有作者所寫的前後兩個序。後序作於康熙丁酉（一七一七年），推算起來，他大約生於明崇禎末期（約一六四〇年前後），卒於清康熙末期（約一七二〇年前後）。前序是康熙甲寅（一六七四年）寫的，假定書是那一年脫稿的，作者當時是三十五歲左右。原稿大約以後多少又經過修改，到了作者的晚年才定稿的。

這部農書用『梭山』標名，這說明它是有地區性的。本來農業生產的地區性是很強

的，像這樣關於某個一定地區的農業生產技術的全面記述，也正是書的可貴之處。從另一方面來說，書中所講的情況，也當然不就只代表區區的梭山。現存古農書中，講到長江以南地帶的還是比較少，因此這部書更是值得珍視。此外歷來講農學的，大都是以耕種爲主，關於中耕除草也還附帶着談到，至於收穫，那就注意的很不够了。其實農業生產活動的最終目的還是最後的收成，而從收到藏，是有許多工作要進行的，這些工作如果做的不够好，就要或多或少地影響田間終年的戰果。對這一方面重視的不够，可以說是歷來農學的一個缺欠。作者在這部書裏面，把『耘』和『穫』都提到與『耕』同等的地位，這是極值得稱許的。再有應當提出的一點是，書中於農事之外，兼記農器。知道了農具的形製，對於操作方法和技術就能够瞭解得更清楚、更全面些。作者對於農具描述的很精當，可與他的同時人陳玉璫所著的『農具記』互相參校。這是對王禎的農器圖譜的可貴的補充，對於研究古代農業生產是很有用處的。

四庫全書提要說，本書『每條綴以贊詞，每卷各有序，詞多借題抒憤，不盡切於農事也』。的確，書中每條之後，都有贊詞，有的還不只一段，也有的段還相當冗長。看得出來，作者是有借題發揮的意思的；祇是提要說他『抒憤』，卻未必正確。作者失意於

科考，心裏多少有些牢騷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不過從關於他的材料來看，他好像根本就是一個致力於詩古文詞的讀書人，他顯然也有不求仕進、居家以讀書自娛的物質條件。像這樣的知識分子，在過去的封建社會裏是並不希奇的。而且在那個時代，私人講學的風氣很盛；集徒講學的人當中，有許多都是不大理會科舉功名的。作者似乎也是想走這一條路的。正是爲了這個緣故，我們在他的書中，特別是那些贊詞裏面，嗅到相當濃厚的講學家的氣息。依我們的看法，與其說他『借題抒憤』，無寧說他是有些迂腐。我們所以要辯明這一點，是爲了使人不要根據提要的說法，把本書看作不切實際。我們認爲，它不失爲一部內容相當豐富的農書。

當然也要承認，作者寫這部書，還是有意用來傳他的文章、傾吐他的經綸抱負的。他的老師的序裏面說，『其莊言、寓言、危言、諷言，皆有係於世道人心，蓋有德者之言也。』又說，『劉子得道於耕者久，固（疑當作『故』）歲凶能自豐；是譜也，自譜也。』唐仲冕也說本書是『禮樂刑政，意在言表』；又說，『夫梭山豈果農家者流哉？余讀是書而竊自歎也。』他們似乎都道出了作者著書的主要意圖。作者也同那個時代的一般講學家們一樣，主要是發揮關於修齊治平的見解，雖然也『躬耕』，也談農，但卻並不想作一個真正的『農

家者流。『本書的一個特點，是並沒有徵引前代的農書，好像是作者很少涉獵過這類著作。他在『耘譜』裏面提到『秧馬』，猜想着是用馬駝載秧苗到田間去插。顯然，王禎農書以至於農政全書他都沒有見過。雖說住在鄉間，書不易得，但也說明作者平日並不會極力搜求農書；原因是他原本不是想作一個農學專家，所以有的地方他就不過於認真地去攷求，而往往望文生意。不過他究竟是熟悉農事，所以有的地方雖然也是望文生意，但還是不錯的。例如他解釋『象耕鳥耘』是『入土深、芟草疾』，也還是道出了耕和耘的要義，這證明他對於農業生產措施是有深刻的理解的。

作者行文顯然有意追求高古，有的地方不免稍稍艱澀，但是大體上還是不難讀的。文字裏面往往使用典故，特別是那些贊詞更是如此。因為這些大都與農業生產無關，注釋起來，要費不少的話，恐怕會產生喧賓奪主的效果，所以一概免去。此外有些地方像是有錯字，也因為沒有另外的本子，無從校改。只有少數極顯明的誤文稍稍改正了一下，但也限於譜文，贊詞則一概沒有管。還有『耘譜』中的『耘事』部分，中間缺掉約十八行，估計整是一頁的字數，半畝園本注明『原闕』，現在也無法補足。按『耘事』一共是七則，完整的計有『初耘』、『遊牛』、『拔稗』、『梳蟲』，計四則；『幹田』一則中斷；『梳蟲』前面

的一則只存後半，標題可能是『巡草』；再前面的一則全闕，內容無從推測了。帥承發在他的序裏面提到他曾爲本書作註，後來在兵亂中佚去。帥氏不像是通達農學的，那些註文想來是與農事無干，雖然不傳，也無足惜。唐仲冕所說的前後兩序，半畝園本都沒有刊入，卻是遺憾。書中每條後面的那些贊詞，雖然大部沒有什麼用處，可是也有一些是可以供參考的，同時也爲了儘可能保存書的原來面貌，所以這次重印沒有加以刪節，祇是改用較小一號字排印，以示區別。至於四庫提要以及唐仲冕的跋，內容除了前面所引過的以外，沒有什麼參考的價值，因此這裏也都沒有附進來。

這部農書是否真就再沒有別的刻本或者抄本，絕不敢肯定。希望不久能有更完善的本子出來。

劉子又許農譜，當耕梭山時所著也。乙卯，適予播遷石溪，携來請正。凡三卷。其莊言、寓言、危言、諷言、皆有係於世道人心，蓋有德者之言也。予序之，註之，亦自附於元晏郭象之間義實起予耳。丙辰，劉子遭寇亂，囊此書及所著史記選讀、春秋言選、兵選、讀雲樓草諸書走白水村。寇焚白水，書俱燼。造物劫灰，文字不免，惜哉！無何，復徙避晏嶂僧舍，乘間歸梭山，僅得其農譜原稿於瓦礫中。今秋大兵進剿，諸寇潰，劉子始得脫虎口，踉蹌到予圃而園，相對欷歔，泣數行下，孑然無一有，惟守此本並石山近作而已。予因得閱此。至予所序、註者，不復記憶一字，但覺天地造化之理，古今人物之情，又有新義相契。如登峯涉海，愈入愈深，視彼風雲月露，再過則塵飯土羹，豈但霄壤？斯亦立言者之標準矣。嗟乎！天之厄劉子者，至矣，室中婦不祿，穉子失恃，梭山茅屋頽圯，數十畝鞠爲茂草。而又許狀貌冲然，意致瀟灑，無殊平昔；山中近作，亦復溫厚和平，無一毫愠怒意；日與兒輩讀古人書，論天下事，豪壯慷慨，不屑作晉人清談。

又何其天不能厄劉子哉！揚子曰，『耕道而得道』；劉子得道於耕者久，固歲凶能自豐。是譜也，自譜也；他日上之闕廷，直與幽風、七月並傳。劉子勉乎哉！余獲知言之名矣。雖然，海內名碩，更有共知劉子之爲人，又不獨予獲知言之名也矣。康熙丁巳歲仲秋月穀旦，睡道人帥承發書於圃而園。

目錄

前言	一
帥序	一
耕譜	一
耘譜	一七
穫譜	二五

目

錄

梭山農譜耕卷序

盛德在木，天子秉耒，庶人終畝，於是普天下皆耕。是耕也，三時首焉。雖然，耕、大綱耳，尙有耕事，有耕器，維器與事，是耕目也，附於耕後，成耕譜。

耕譜

耕綱

耕字從『井』從『耒』，似耕從井田起也。井田之世，一夫百畝，半夫二十五畝，食采者準此而推；士無不田，人無不食，三代盛世之風猶可想見，不幸井田失而耕猶在，是耕僅存『耒』矣。一字不全，萬累生焉，所以人有饑者，有飽者，有饑而竟死者，又有饑而好生者，並有飽而醜死者。蓋制作偏枯而造化顛倒隨之、久矣。

又曰：耕以起土，須貴及時。周太史有言曰：『土膏蒸動，弗震弗渝，脈其滿青，穀乃不殖。』可知耕期一後，害甚巨也。農人物力裕者，於穫後即收，田闕漾水，驅牛耕，土人曰『打冬耕』。田有水，過冬、土已柔澤，益以春來雨水足，覆耕復不後時，禾未有不長畝者。梭山牛力艱，冬墾未能，惟謹守春時而已。詩以詠之：

早起飼黃犢，俾飽行耕速；入土鋒芒深，蚓僵空草族。土透田脚寬，苗根裕長育。嗟我農夫難，

爾牛亦孔瘁；極力拯民艱，氣盡不敢貳。論德遜思文，論功應配位，鑒予薄殷勤，草青上流地。

耕目 耕事、耕器。

耕事 計十六條

藥牛

牛之功苦，大略詳耕詠。尤念自隕霜殺草以來，一冬餓飽，皆無生氣物，兼寢食寒雨雪，入春桃花暖，一剝目眩矣。幸有醫者，每年下藥，併藥值俱有成例；與之約，卽至。先執牛顧盼，病悉，隨繫牛四足，用針刺四體及舌，血斑斑然，乃用藥同酒下之。數服，喘者息，柴者肉矣。耕先務也，首譜焉。

未病而防，維周摯焉。生則吾聞之矣，死則其變也。噫，豈惟牛哉！

又曰：漢、東國顏子，牛醫兒也。獸師得寶嗣，其軫念艱難之報乎？故術不可不慎也。

鋤角

山田若梯，磽确屈曲處多，牛所不能及者，鋤以代之，土人曰『鋤田角』。是耕之餘也，譜次焉。

牛不足，鋤以續。君子不盡人之歡，不竭人之力。

收田闕

春風長養，春水亦然。農人故隨耕收闕以待，令田受坎澤焉。

天有雨露，農尙惜之；人有師友，胡乃棄焉？

燒山畔

山村畔草，可以糞田。然亦是『一部廿一史從何處讀起』？先農狠手，做有虞氏烈山澤法，舉火一燒；夜來風雨時，草木之精腴已垂垂溜至田矣。天下事直截痛快有過於此乎？

師旅之興甯能不忘殺一人？須觀其意實從天下百姓起見與否。此處正是王霸盜賊之辨，君子慎之！